

馆藏
全本

常杰森

著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八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书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八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百零五回

三小侠涉险觅英王 年钦差失计斩何望…………… (1)

第一百零六回

岐山县中计遇救星 藏峰岛探险逢真人…………… (52)

第一百零七回

访居士古玄真涉险 报父仇九朵桃泄密…………… (95)

第一百零八回

傲王荫卖田学高艺 贤孙芝练棋拜武师…………… (140)

第一百零九回

五老更张义结吕晚村 二侠言和卧底藏峰岛…………… (195)

第一百十回

丑太岁施计三哄知府 谭得祖树旗二老对球…………… (263)

第一百十一回

白太官斗跑泥小鬼 藏峰岛初次打擂台…………… (324)

第一百十二回

四大名剑斗陆恒 英雄得路劝宝成…………… (379)

第一百十三回

小侠夜闯藏峰岛 克礼说反轩辕志…………… (408)

第一百十四回

少庄主喜结良缘 老寨主揭竿而起…………… (437)

第一百十五回

英雄火烧云阳观 玉华惨死青桐巷…………… (478)

第一百十六回

青云叟怒闯观音堂 陶洞天大闹军师府…………… (516)

第一百十七回

病罗汉嫁女摆擂台 杜占鳌直闯谢家滩…………… (545)

第一百零五回

三小侠涉险觅英王 年钦差失计斩何望

话说王二爷大奶奶闻听异口同音说道：“真正是不错，还是老人见识大。这么些个日子，我们就没想起来。”王志武接着说道：“咳！咱们家里头没有办正经事的人。大爷除了读书，向来不问别的事。我一天就是练功夫，你们妯娌俩没人提醒儿怎么想得起来。难道说叫人家姑娘自己提不成吗？”于老太太说道：“可说得是呢！要不然我就时常总惦念着你们这里，没个老人拿事么。”于氏在旁边说道：“你老这个老太太净这么多事，你老可知道说媒的人两头落埋怨。你老这不叫没事找事吗？”还没等老太太答言，王志武先看了于氏一眼：“我看你这才叫多事呢。你当是他老人家是外人呢！谁敢埋怨？别说还不至有什么可埋怨的。”老太太笑嘻嘻说道：“反正你们这年青的人都不愿意管这个事。你就不想想，世上的人全都不管说媒，你是自己跑到他们王家来的吗？”这一句话说的众人全都乐了。大奶奶遂说道：“二弟你先设个法子，问问他定亲了没有。”王志武还是个急性子人，有事搁不住。叫众人都在这里等着，转身出去。工夫不大，乐嘻嘻进来。向着众人说道：“我已然问明白了，人家到现在还是童男子。就因为练工夫练得不近女色。”从中最可乐的就是于氏，心说：你自己糊涂，人家也那么糊涂？难得你就信。众人闻听全都喜欢。王志武这才说道：“这段事已然看八成成了。所差二成就在我哥哥身上了。只要他再一点头，这段婚姻就算成了。”说罢仍然

告诉众人，在这里等着。自己够奔书房找大哥王志文商议。

到了书房一看，大爷正然静坐观书。志武叫了一声：“哥哥！今天有一件事，跟你老商议。”志文一看是兄弟遂说道：“有话坐在那里说吧。”志武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就把自己的岳母如何看练功夫的，提到妹妹的亲事。他老人家说是跟教习年貌相当，我一听也对。这人的武术够剑侠的身分，跟咱们作亲，实在不算辱没。后来不知道人家定了亲没有，我当时去打听，不但没定亲并且还是童男。特地跟你老商量商量，妹妹年岁也不小了，不差个给她定了这门亲就算完了。王志文一听，双眉紧皱，扔下了书本，怔了好半天。这才说：“你知道这个罗教习他是那里的人吗？怎么会知道他是童男呢？”志武说道：“哪里人我倒没问人家，童男实在是真的。要不然练不了这么一身的好功夫。”王志文闻听连连的摇头：“这个话恐怕靠不住吧！既然连那里人氏都不知道，可见得他是个无业的游民。要说谈到有功夫便是童男，你可别看我没练过武术，观古明今。汉朝关老爷人称武圣，手中一口青龙偃月刀，过五关斩六将，那够多么骁勇！尚且有妻，其余有一身好功夫不是童男的不胜枚举。难道说因为练功夫还能断了后不成？不错，世界上倒是有那么一种功夫，平生不破身。头一样还得是那个材料，再者说也得遇见名师。还得那个机会赶的，不能成家，所以才有童男的结果。平平常常的人，就练个三招两势，全都成了童男，这个话我是不能深信。这件事千万不可以作！皆因他们这一种闯江湖的人，到处漂流，天下为家，十个里头倒有九个半不是正经人。如果将妹妹的终身许配于他，不用说他拐着走了，就是他自己一走，若干年不见回来。你说到那时应当怎么办？找没有准地点，等不来。

咱们父母去世很早，她可就是有你我这么两个哥哥。如果不加审慎，把妹妹终身许了匪人，不用说对不起妹妹，连咱们故去的爹娘也对不起。你趁早打消了这个念头！嗣后在本乡本土再慢慢地说吧。”王志武本有心还要美言几句，怎奈王志文所说之话，并无挽回的余地。遂说道：“既然如此我回复我的岳母，叫她老人家不必费心就是了！”大爷说道：“快去！快去！”

二爷走后，大爷自己坐定了思想。二弟方才所提之事，有点突如其来。就凭他的岳母随便一看，就能从中撮合吗？凡事都得有线索，惟独这段事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其中别是另有缘故吧？王志文深思极虑，想了好半天。呕！这才连连的点头，不错一定是这么来的：我听说我的妹妹也跟随他的二哥一同下场子练功夫。按说男女授受不亲，就没有这个道理。好在是有他二哥跟着，这个话还情有可原。当然是姓罗的这个小子见美色起淫心，一时之间无法可想，当然是跟家人打听的二弟妹娘家的住址。必然是小子亲身前往，甘言厚礼托出亲家娘前来提说。要不然决以不能这样突如其来。真要是如此，可见得姓罗的这小子不是好人。亲事不允倒是小事，日子长了，我恐怕不免拐逃强奸等事发生。到那时清白的门庭，岂不一旦污玷？倒不如赶紧多赠他纹银，叫他快走，这倒是剪草除根的好法子。想罢刻不容缓，叫来家人叫他快请二爷，就提大爷有要紧的话说。家人到了后面各处一找不见二爷的踪迹。原来王志武出离了书房，心里非常有气。暗含着说道：偏是你这个臭念书的事多！这个主儿不给，我看你将来给谁！难道说还等着选娘娘不成？！一面想着来到后面上房，就把大爷不愿意的话跟大家一说，众人无法只可是面

面相观。

二爷一赌气够奔东厢房，也不讲究什么哥哥妹子了，简直走到了小娥的屋中。叫了一声：“妹妹你也这么大了！也用不着含羞害臊。常言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人生至理。我方才生了一肚子气，故此来跟你说说。我也看看你的心意，你批评批评我们哥儿两个谁对谁不对。方才你亲家娘提说你这么大了，还没说妥人家。老人家心眼快，也搭着看见你在场子里头练功夫，把我们众人叫到上房屋，大哥可不在场。说妹妹你跟罗教习年貌相当，如果做了这门亲，倒是挺合适。我们大家一听，非常喜欢。不知道人家罗教习定过了亲没有，我赶紧临时打听回来。这才知道人家向未娶过，这一说这就八成了，当然还得跟大哥商议商议。又谁知他老人家一听说了八百不赞成，说人家是无业游民。咱们这个主儿也不是寻人家的家私，管他有业没业干什么？不过是冲他那一身的能为就是了！我回头跟众人一说，没有一个喜欢的。我就不信我这个作哥哥的对待妹妹怎么不好！你也这么大了，我就问你一句话。要是依我的主意，你愿意不愿意？你要说不愿意，那就算咱们大哥对了，算我没有见识。你要说愿意，不怕事情办不成，我这口气就消了。妹妹你也不用碍口，也不用当着我不好意思说我不对，凭你的良心你说一句我听。”王志武这一问把姑娘倒给难住了：头一样，知道事情办不成，自己心里难过。就是说愿意不是也不成吗？再说十九岁的大姑娘，给自己说婆婆家。当着哥哥的面叫自己说愿意不愿意，这个话你说怎么出口？究竟是偷过汉子的姑娘，拉得下脸来。她一想，我为甚么不说呢？现在说在这里放着，事事有变，或者还有转机的时候也未可知。想到这里这才叫了

一声：“二哥！你老把话说到这里，妹妹我也不害臊了。按说可没有这么大脸的姑娘，谁叫你是我的亲哥哥呢！凭人家罗教习少年的英雄，妹妹嫁人家还有点儿不配呢！真要是依着二哥你老，那怕妹妹我跟着他去挨饿，也甘心愿意。”王志武一听，长出了一口气：“罢了！你真不愧是我的好妹妹。别忙，你等哥哥我给你慢慢的想法子办。”将然说到这里，外面家人叫：“二爷在这里了吗？”王志武出来问什么事，家人一提大爷请你老说话，二爷喜欢还以为此事有了转机。及至来到书房，未等落坐，王大爷连连地说道：“你赶快去预备二百两银子，打发这个教习叫他离开咱们这里。从中有特别的关系，你还不知道吗？快去，快去！”二爷一听一怔，心说：亲事也不是人家嘴里说出来的，成与不成与人家有什么相干？无缘无故辞人家，这个话怎么说？二爷正然心里犹豫，未能说出话来。这么个功夫外面家人进来叫道：“二爷！罗教习请你老有要紧的话叫你老快去。”王志武不知道是什么事，赶紧跟随家人前来，大爷暗含着打发人跟着听听什么话。

二爷将然来到罗潘的下处，就见小子怒容满面，叫道：“王二爷！姓罗的来到这里，可没有对不过你们的地方。怎么会赶紧打发我走呢？倒不是我离开这里找不出饭来，真要是我这么走了，将来你们不再请教习没的话说。如若再要重新请人，我这个筋斗栽不起。平常戳桿教场子，除非教人家踢了。我要从此走了，亲朋们准说我是教人家踢了场子。到那时我有什么话跟人家说？”二爷一听不由得骇怕。遂说道：“罗教师，这个由那里说起呢？”潘豹二目圆翻：“你也不用瞞我！这不是你大哥将然跟你说的吗？”原来这个小子知道于氏之母跟他提亲，他知道王宅主事就是大爷一个人。小子往常

跟王志文说着话，今天打算献献殷勤，好叫王志文喜欢他。遑遑达达够奔大爷的书房。将然来到窗台下，将王志文告诉王志武辞教习的话，听了个满耳朵。小子一听亲事不但不成并且还要被辞。不由得心中有气，暗想：打算叫我走也成！先将你等弟兄完全杀死，然后我带着小娥、于氏二人，才走呢！这么说叫我走，别说二百两银子，二千也不成！又想：莫若先给王志武下个警告，我看看他们弟兄又奈我何。主意已定，这才打发家人将王志武叫了来。当时把话一说，二爷用言解劝：“罗教师家里不是我们弟兄两个人了吗？再说又不是我兄长跟你老练艺，这个话全都在我这里呢，就凭他一说也不成。”潘豹带气说道：“我不管成不成！这个话说出来未免不好听。真要是你们弟兄这样无义，大概你们是想着了！”二爷又劝了几句，这才把气消了。

这个话说完了之后，可以就压下了。又谁知大爷王志文心里可沉不住气了。心说：哎哟！好兄弟，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招是惹非！果然弄了一个匪人放在家中。到如今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多给银钱叫他走都不成。你说这可怎么办？既然这个话被小子知道了，早早晚晚必然要受了他的暗算。有心到县里递张呈子，叫官面压制着叫他走。又一想那也不成！他是个带腿的，那么更是仇上加仇。二次回来，必先遭他的毒手。非得想一个法子，能辖得住这个小子，暗中监视方保无虞。一时之间还是真想不起来，上那里找这个能人去呢？左思右想忽然间被大爷想起来了。离此六七里路有个张家河套，庄上有一位外号人称飞将军张宾张子霞。听说他有侠客的身分，专好替路见不平。可惜我跟他没见过，还不知道人家在家不在家。现在已到紧急之时，就是木钟也得

撞一下子。自己把主意拿定，薄俱几样土礼，带着一名家人，够奔张家河套。

到了张爷的门首，王志文叫人把拜帖呈进去。张爷一看，小王庄的王大爷也是有名的人物，不过跟自己素无来往，他又是个念书的，不知找我有何事？自己还不敢端身分，恐怕被文人耻笑。随着叫家人头前带路，亲自出来迎接。家人从中介绍，二人彼此施礼。这才让到了厅房，献上了茶水。茶罢搁盏，张爷问：“小可乃一介武夫，不比王大先生满腹锦绣。但不知今天光临敝舍有何见教？”王大爷先说了几句景仰他老人家武术泰斗威镇一方，见义勇为的客套。然后这才把自己家中如何如何的事从头一说：“现在这个罗潘仰仗气血之勇，势必不利于我。此事非你老人家拔刀相助不成。久仰你老人家行侠作义，故此前来叩求。”张爷闻听点了点头，这才说道：“王大先生，我可是个没有学问的人，说话未免不好听。这个话可不怕你老过意，据你老所说的情形，大概里头还有奸情也说不定。”王大先生连连点头：“家门不幸这也是意中事，求老人家设法铲除凶暴无任感激。”张爷微一沉吟，遂说道：“此事我也不便明面出头，皆因是无来往，还怕打草惊蛇，叫奸人防范反为不美。倒不如你们弟兄，跟这个罗潘献献殷勤，每天夜间我暗含着到你的宅中就算是暗含着监视。拿住他的弊病，再下手不迟。”王大先生一听遂说道：“我家中数口生命，皆赖老人家维护，咱们就是这么办吧！言不客套，我要当面告辞。”张爷送到门外，志文带着家人回家，果然跟潘豹表示亲热。每天晚间三个人必然坐在一处饮酒。小子潘豹因为有大先生这一句话，好几天也没敢到后面去。

张爷一连看了三天，全都没有别的事。今天又到王宅前

云监视，路途之上可就遇见了这位黄病童子苗吉庆，后面跟随一直熬到王宅。隐在房上，往大厅里面一看，正赶上王氏弟兄陪着潘豹一处饮酒。究竟苗爷没在外面闯练过，作事没有阅历。他一看潘豹在屋中，随着抖身来到院中。高声呐喊：“现有黄病童子在此！潘豹我看你往那里逃！”这一句话不要紧，屋里的灯噗的一声就灭了。屋里灯光一灭，黄病童子可就明白了。心说这小子要跑！自己也想到这里了。跟着听见屋里有人说话：“潘老师，你老人家为什么从后窗户里头出去呢？”这一句话提醒了外面的苗吉庆，赶紧蹿房越脊够奔后面追赶。容着到了后面，早已就看不见贼头踪影。苗吉庆不甘心，仍然往后面追赶。赶到了村子外边，看了看村子四围，远近都是密林阻路，那如何能够知道这小子逃往何方？

没追着了潘豹，后面的黑影谢了。朋友别追了，打算拿他很不费事，何必这一时苦苦追赶呢？”苗爷问：“阁下贵姓大名，因何来到此处？”飞将军张宾说道：“朋友，此处并非讲话之所。你我借一步，回到王宅有话再说！”苗爷也是莫明其妙，不知道因为什么潘豹却在这里。这才并不推辞，跟着张爷仍然回归王宅。也不叫门，照样蹿房越脊来到了厅房院，一直够奔大厅。此时王志文、王志武哥儿两个，正然坐在厅房里面发怔，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大爷心里稍为明白点儿，怎奈前次跟张爷所说之话，也不相符，又出来一个苗吉庆。不问可知这当然是张爷恐怕独力制不倒潘豹，故此又约来帮手。哥儿两个正然狐疑，吧的一声帘子一响，由外面进来两个人。大爷王志文一看认得张爷，赶紧站起身来施礼，遂说道：“就为我们家里这点儿小事，又蒙你老人家约请贵友，王志文真正是感恩不尽。但不知已然将这小子拿获了

不曾？”张爷闻听一笑，叫道：“王大先生，不对，这位并非是我约来的。今天捉拿潘豹，正是他老人家办的。”王氏弟兄一听，遂不往下说话了，只是呆呆的看着黄病童子。苗爷这才问张爷贵姓，然后又问潘豹如何在这里。王志文一听知道苗爷不知就里，只得将前后话一说，如何潘豹来，如何请张爷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苗爷一听这才明白，不由哈哈大笑。遂说道：“这才叫不巧不成书。”遂将潘豹的行为以及他所作所为的案件，也说了一遍。又说到自己跟随老师出来，就为的是捉拿于他，一直说到夜晚住店打算还了饭账，夜间行走丢失钱囊，自己前来寻找，遇见张爷的话一说。飞将军一听赶紧问：“贵教师是那位？”黄病童子将自己教师的姓名一说，张宾一听赶紧站起身来，连连抱拳说道：“失敬了，原来是老剑客的门徒。”苗爷把话说完了。大爷王志文手拍二爷的肩头：“兄弟你听见了没有？哥哥没输眼吧！”王志武一听这才目瞪口呆。又看了看黄病童子这个样，乍看好像小孩儿。就凭他这个样儿居然也是剑客的门人，我实在是穷眼没见过世面，我看不出他的能耐在那里。哥儿两个当面要求，说：“这个潘豹此时逃走，倘若你们二位走了，他与我等为难，那便如何是好？”苗爷一笑：“有我在此一现，准保他终身不到此地。”张宾听着这个话有理，也叫哥儿两个放心。王氏弟兄虽然答应，仍然带着犹豫的样子。张爷遂说道：“不要紧，这位走后我在此处，保你们弟兄三月就是了。”哥儿两个一听喜欢。苗爷告辞要走，恐怕老师在店房里面等得着急。王氏弟兄听说苗爷失了钱囊，哥儿两个一计议，取出白银五百两奉赠。苗爷不要。张爷从中说道：“少剑客，你也不必谦词，你们要是不丢失钱囊，千金要他何用？现在钱囊未曾找到，带些个盘费这

又何妨？你我彼此都是一家人，不必客气。”苗爷一想也对，要不然回头店饭钱就没法还。又一想五百两太多，这才取了一半，也不作谢，说了一声：“告辞了！”王志武心里纳闷，看不出这位少剑客有什么能为。这才站起身来说道：“苗少剑客，小子我生平爱喜武学，孤陋寡闻，实在没看见过高人。今天少剑客到此，活该我开眼。有心求你老人家留一手功夫，给我们这个地方留个纪念。”苗爷一想，这小子果然是没见过世面，我要不露一手功夫，不用说王氏弟兄不知道我是何如人也，就连张爷也未必知道我这个少剑客是怎么一个人。想到这里叫道：“王志武，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功夫，不过自幼跟随老剑客演练太极，打算看看不难，你随我来。”王志武一听非常欢喜，赶紧跟随在苗爷身后来到了屋门。苗爷一回身伸出手来，照王志武胸前砰的一声就是一掌。施展太极万化的功夫，发出去的力量就叫挤按力。将王二爷打到了八仙桌前，又撞回来苗爷用手将他抓住，伤可没有，把二爷可吓坏了。别人不懂，张爷可不外行。一看苗爷施展水磨刀，打出去蹦回来还能不带伤。这种功夫没有四、五十年决对练不到，看罢又格外加了三成敬重心。苗爷说了一声：“青山不改，咱们是后会有期！”众人抱拳相送至大门外。

苗爷抱了抱拳，转身就走，一边走着心里后悔，不应当作事如此猛浪，以至被小子脱逃，到现在追悔已然无及。正然走着前面马蹄声响，抬头观看：正是自己的老师骑驴前来。老头子在店内等得着急，不知道黄病童子在外面遇上什么事，知道孩子没在外面闯练过。自己这才暗含着开店门拉出驴来就走了。要是普通的驴，打算偷着走还得把蹄子上包上棉花。这匹龙种兽可不用，止要向他的脑门上轻轻拍几下，

他就知道轻轻行走，声息皆无。老剑客爷将驴拉出来，二次回去仍然将店门给他关好。再越墙出来，这才坐上驴背，顺道迎接孩儿。走在中途路上，果然遇见了。剑客爷问吉庆：“你到那里去了？钱囊可曾找回？”苗爷并不隐瞒，就把方才经过之事从头一说。周爷闻听不由得哈哈大笑，这才说道：“你能够知道悔错，这算你长了阅历了。以后再有这个事大概决以不如此了吧？”爷儿两个谈着闲话，往前行走。老头子一想：这个小子在这里既然被你吓走，他准知道有人随后捉拿。平平常常的地方，他准不敢驻足。大概已然够奔四川蓬莱去了，皆因那个地方乃是收留江洋大盗的所在。有与没有，咱们到那里看看。由这一天爷儿两个够奔四川大道前行。

这一天正然走到了川陕交界的地方，小道很窄。往前行走，猛然间看见对面来了三个人，为首的是一个出家的老道。周爷看罢叫道：“吉庆，你认得前面来的这个老道他是谁吗？”孩子微笑说道：“求老师指教，弟子不认得。”老人家这才说道：“他就是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听说他在蓬莱里面辅佐造反，他这是到那里去呢？”老头子正然想着，这个工夫已然不甚远了。细一看，一个白胡子老头子生得龙颜凤面。后面还跟着一个墨髯之人，肋下悬剑，看那个样儿行色仓惶，衣饰狼狈。周爷一想：“哎哟！大概他等许是被人抄山失败。这一定是逃窜性命，那就不用问了。墨髯者当然是大帅谭天了，老头子一定就是英王富保臣了。”老人家想到这里，把这个话跟孩子一说，黄病童子一听这可是个机会。眼看着老人家微然一笑，叫道：“老师，既然如此，英王他乃是国家的叛逆。咱们身为剑客不是应当灭恶安良吗？何不伸手将他拿获，兴国除患？”老头子闻听连连摇头，叫道：“孩子不可莽撞，据

我看富昌相貌堂堂，气运尚且未终。真要到了他倒运那一天，自然有人剿灭于他。你我何必多事呢？真要是动上手，燕云凤可并非是好惹的，咱们准保说将他拿住这个话也不敢说一定。咱们有咱们的事，不必多管闲事了。”苗吉庆听着这个话不忿，心说：我还真没看见过这个剑客到底有多大能耐，既然狭路相逢，无论如何我也要惩治惩治他。此时孩子正给老人家拉着龙种兽，一声没言语，催着往前紧走。容着跟老道碰到一处，龙种兽把道挡住。老道有气打算把驴打开，苗爷将驴缰绳一撒手，砰的一声将老道才撞倒在地。燕普不由得有气，身形站起，由肋下撒出来宝剑念了一声：“无量佛！好冤家，贫道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一旦相遇故意戏弄于我，真乃可气！出家人为你大开杀戒，必然将你结果性命，方出我胸中的恶气。”苗吉庆看了看老道，擎剑赶步向前，不由得哈哈一阵狂笑，用手点指，叫了一声：“老道！你以为是我不知道你的来历？你不就是云台剑客燕普吗？别说是你，就是你那个师哥，无形剑客万俟羽修，闯荡江湖大名鼎鼎，我都没把他放在眼内，何况是你！今天少大爷要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道我是谁！”说到这里撩起长大衣服，伸手取出得意的军刃，一对懒龙锤。一摇一晃咯唧唧铜音震耳，不亚如龙吟虎啸。苗吉庆将然要摆懒龙锤，抢步上前要跟燕普比论高低。猛然间听后面云龙九现周浔叫道：“吉庆，不可！”孩子闻听不敢不听，只得将懒龙锤放在了腰间。连着说了几声：“今天要不是有我的恩师在此，岂能轻饶。既然老师吩咐不叫我动手，我不敢违背师命，你就逃命去吧！”燕云凤皆因保着英王，又在危急之时，也不敢多事，倘若因小失大，未免不值。这才把手中宝剑插在匣内，帮助谭天搀扶着英王，邈邈达达往

前行走。一站倒一站，有事即长，无事即短。

这一天来到了西安府管辖，这个地名叫万林庄。抬头观看：杂树丛生一望无际，名符其实，果然不愧叫万林庄。树高的真能够遮天蔽日，矮树密层层远望如同草地一般。要谈到这个万林庄，乃是三个庄子，全都在里面。庄口向南，正当中这个庄子，叫陶家庄，为首的庄主名叫陶源，号叫洞天，外号人称盖天第一手。真正称得起纬武经文，按文学上说，出口成章，笔下千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排兵布阵斗智埋伏样样精通。要论到武术，跨下马掌中枪，六合大枪威武雄猛，宝剑一口剑法精奇，练就的七十二趟穿林剑，南北闻名。现在避居陶家庄，经万林藏峰岛加封为兵马副元帅。这个人也并非眼空，论文武两科技艺，谁也不是他的敌手，故此才得了这么一个美称，叫盖天第一手。挨着他在东面有个庄子，叫何家庄，庄主名叫何望何金标，外号人称神枪镇陕西。陶家庄西边有个庄子叫苗家庄，为首庄主苗望苗德林，手中一对熟铜锏，武术绝伦，外号人称黄面赛叔宝。别看里面是三个庄子，三庄各不相和，那一个庄子也不敢轻举妄动。三庄的职务共同保守万林庄，谁也不敢专权，有了事大家计议也是面和心不和。今天军师大帅保着英王，来到了万林庄。在庄子外面有一道江叉子，如同护庄河相仿。真是水碧石青，地名叫作银沙盆。流沙滚滚，要说从水面偷渡，够奔万林庄，恐怕他难以得过，皆因他是沙河。君臣三个人，来到这里顺着河堤绕，绕了不远看见河里横着一道桥。要打算过去，非得由这道桥上过去不可。虽然相离二丈有余，武学平常之人如何过得去。英王等站在这里，燕普说道：“爷，你老站在这里等候，我打一声呼哨，叫里面陶家庄出来人迎接你我君臣进